踢毽子

陳克環

省主席謝東閔先生提倡踢毽子，令我回憶起幾十年都未曾想起過的毽子。

在我唸小學的時候，到了冬天，同學們幾乎無人不踢毽子。天氣冷，教室裏又沒有保暖設備，上課時，趁手取暖，下了課，大家就在走廊下踢毽子，只要踢上幾分鐘，便能由冷到暖，甚至於暖到沁出點兒汗來。踢毽子流行自有人牽，就是單跳，也得要有一塊前後兜得開繩子的地方，踢毽子最方便，人多可以分邊比賽，人少可以踢接力，一個人踢也未嘗不可。毽子身小體輕，塞在書包裏，放在衣服口袋裏，既不增加甚麼重量，也不戳一點痕跡；踢之前不需要張羅，下課鈴響，跑去教室門，牽起長袍（我們那時不作興穿西裝），一手把毽子掏出來，往空中一拋，就開踢了。上課時間到，把毽子往口袋裏一放，就此「收兵罷職」走進教室。

那時候，有紙毽子，毛線毽子，布毽子，和鷄毛毽子，一律都以銅錢爲重心。我們的比誰踢得多，還暗裏比看誰的毽子做得好。紙毽子講究紙條又細又多（大約是踢起來便於平衡的緣故），紙捲而韌，經踢不易破。那些喜歡做女紅的同學，愛用剩布和毛線做毽子，幾乎人人苦心思慮，中之「體」，作爲全日本社會規範。行之既久，擴之既大，習慣自然，而小道大行。這個方法，又是王道的，不知不覺地將舉國人民納入了中國文化上的「心物合一」，是文化上的「道」「禮」「行」的「貫化」也可以說是「個體文化」與「全體文化」的統合化。

現在，讓我倫眼旁觀，日本小道文化之特點及其得失。

足資借鑑

介紹「韓國新鄉村運動」

黃癸楠

韓國和元半島的「地尾」——社區與西邊許多漂浮在海上的小島遙相對。從都政府所在地——海南市沿着半島西行，約四十八公里到丘林山如同屏風一樣地屹立着。山後，環繞着淺海的海邊平可見到一片小小的村落——九林星。由於地勢的閉塞，小村落的居民到外地謀生必需搭乘屬於木埔的船隻出入。已往，女孩子到出嫁爲止，總共吃過三斗白米的人家就算是有錢了！

一九七三年春天，金東俊結束了漂泊牛生的旅人站在和元半島的海濱，巨浪一波一波地捲上巨巖。金東俊的內心和翻滾的浪花一樣充滿着幹勁。他忽然發現嶸海的海邊雖然一無所有，但是生長在岩石隙縫的紫菜却生意盎然。小小的紫菜不長貧瘠，不畏風寒，不畏濕嶸，海水愈是猛力衝擊，也愈是抖擻地長延，岩石上爬滿了生機。海邊的紫菜給他許多啓示，也觸發他的靈感。他決心把這個保守貧苦的小村開發成幸福的樂土。

金東俊跑到秀水、元島漁業合作社及木埔機產試驗所，學習海苔養殖之法。他獲得的結論是本村可以養殖海苔。於是試圖和村內較富人家合作研究人工養殖紫菜，但是無人贊成。他下定決心孤軍奮鬥，於是抵押了一千五百坪田地，賣了一百石稻子，開設人極其失望，但他並不氣餒。家第二次嘗試，亦告失敗。於是趕到海苔養殖已很發達的元島，細心研究前兩次失敗的原因，果發現潮差的測定和浮箱的調節有誤，河水調節不妥，而且由於種植太密影響紫菜的成長。經過改進之後，金東俊培養出了一千五百束紫菜，而且銷售成功，一千五萬圓，並重新購買水田六畝。

金東俊以信心和毅力完成了紫菜的養殖及推廣，並以高度智慧來說服村民，把全村團結起來努力生產。落後的窮鄉終於領悟到唯有從海中才能找到幸福之路。於是全村在指導者的勇氣和智慧下，在村子前面的海中忙碌起來。

除了養殖海苔，並試驗性地設了五公頃的蚵養殖場。今年又決定開二公頃的蚵養殖場。靠着開發「海」而成功的九林社區居民，現在已有能力將草屋改建成現代屋舍。

去年，九林社區生產紫菜九萬束，加上其他收入每戶平均有七十二萬四千圓，這種血汗的成功，在去年九月五日於經濟動向報告會上獲得向朴總統以成功的例子報告的殊榮。朴總統當場對金東俊以及九林星的居民加以表揚，並獎助三百萬圓補助海苔養殖事業。計畫在一九七七年達到每戶收入一百五十萬圓，成爲生活最好的社區。因此正不眠不休地工作着。現在九林星的居民臉上漾動的是一片堅定與幸福的神色。和元半島已經脫去了窮困的外衣，在蔚藍的海水前，光耀地伸展着。

這是韓國「新鄉村運動」大轟下，一個活生生的奮鬥成功人人都希望過好生活，但是好生活的門在那裏？韓國人正試圖用動勉踐實的幹勁積極地尋找這扇門。臺南市長訪韓回國帶回了韓國新農村運動的實況和其指導理念，編爲「韓國新鄉村運動與指導理念」。這本薄薄的書，給予我們極多的警惕和啓示。

三點意見

對科學中國化運動的建議

陳勝崑

科學中國化近日成爲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焦點，筆者認爲這運動意義十分深遠，願將自己心中三點意見提出討論，請大家指教。

一、譯名應統一：遠在清朝中葉，國人翻譯西洋書時，各自爲政，以致譯名不統一，有數物一名及數名一物的困擾，那時最注意譯名統一者，首推福建人高鳳謙，他在「繙譯泰西有用書籍」一文中，陳述張多譯西文外，更提出統一譯名的問題。他說：「泰西之於中國，互古不相往來，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爲風氣……至名號則絕無相通，譯者不能知其詳，以意爲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書異名；其物與中國所本有者，亦不能學中國之名以有實之名。」因此他建議統一譯名的方法：「宜將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質之類，一切日用常用，一一考知，其爲中國所有者，以中國之名名之。中國所無者，則過考已譯之書，擇其通用者用之。」然後再將已繙譯之名稱，列爲每個人名之後都全加原文，勢必增加文章之長度，也不是辦法。所以筆者建議，爲加速科學中國化的全國統一採用。這是高鳳謙先生的高瞻遠眺——譯名唯有統一，才能使學者互相溝通，才能使科學在國內生根。

但在高先生提出這建議之後七十年的今天，我們對外國的譯名還不能統一。學術用語有稱要統一，人名也要統一。

二、教科書應加中國科學史，有一天我們可以出版大學的中文教科書時，應加寫中國科學史，以糾正「科學」只有西方才有的錯誤觀念；如我們編寫中文的數學時，可加進宋代數學家秦九韶的事蹟，介紹他的「大衍求一術」；亦可介紹清代數學家李善蘭譯西洋數學書的事蹟。編寫中文醫學書時可加進漢代華佗對麻醉的貢獻，及清代王清任對解剖的貢獻。編寫中文植物書時可加進中國傳統的植物分類法，及李時珍對植物學的大貢獻，及其著作「本草綱目」傳入歐洲後所引起的反響。除此之外，我們還可學習西方的科學中國傳統科學的反應